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十季

忆家父『杨小刀子』

杨东市



三伏雨是天空的汗滴

叶正尹



父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,每当看见他老人家留下的战争年代的物品,我总是心潮澎湃,久久不能平静。

我的父亲杨玉信,1925年出生在安徽省定远县合庄子,7岁就给地主家放牛,11岁参加儿童团。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,日军全面侵华,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父亲加入了抗日游击队,跟着大家打游击战,1942年升为游击队大队长。

父亲健在时常受党政机关、院校及工厂、煤矿的邀请,去演讲抗日战争的故事,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。他的战斗故事数不胜数。他去过田家庵区第二小学演讲,我那时还在上二年级。

父亲在定远县担任游击队大队长的时候,一个叫西三十里店的地方有个地主老财,他的儿子是日伪军官,游击队在附近村庄活动时,地主就把得到游击队活动的情报送给他在城里做伪军官的儿子,然后带领日本鬼子进村扫荡,给抗日游击队造成重大伤亡。我的爷爷也被鬼子打死了,家也被日本鬼子烧掉了,队伍不得不转移隐蔽起来。日本鬼子把我奶奶抓去多次,审问我父亲的下落,她在敌人的魔窟里受尽折磨,直到被打得奄奄一息才被扔出来。这一切并没有吓倒父亲和奶奶以及乡亲们,反而增加了对日本鬼子和伪军的仇恨。在得知是地主及伪军把游击队活动的消息传给日军以后,父亲和战友们展开了行动。

有一天夜晚,父亲带着几个战士和警卫员小赵,趁着夜色的掩护摸到财主家,把做尽坏事的地主老财和一排看家护院的伪军打死,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和一把财主用的拐杖刀。

在父亲带领下,游击队不断壮大,抗日成果取得重大胜利。因屡立战功,成绩显著,父亲带领的游击队在区委抗战部署下,1943年秋被编入罗炳辉将军领导的新四军,次年父亲升任二师五旅十三团团长。

母亲随同父亲一起加入抗日队伍,母亲做地下交通站工作,给部队送情报。那时母亲是区妇女主任,带领广大妇女同志们负责筹集粮食、照顾伤员。有一次运送的麦子刚藏好,被叛徒告密。夜晚,日本鬼子围剿过来抢粮食。父亲带领队伍为保护来之不易的军粮,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

斗。因敌强我弱,牺牲了很多战友。父亲衣服上被子弹打了几个洞,还好没有危及生命。最后他带领警卫员和战士拼命厮杀,一个排的援兵得到消息赶了过来,终于取得了胜利,保住了粮食。后来叛徒被揭发暴露出来,父亲不由分说就地将其枪毙了。

父亲参加过无数次的战斗,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疤很多。现在的凤阳韭山洞就有父亲革命生涯中的难忘历程。在他担任游击队大队长时,带领战士们奉命打击附近的日军,削弱敌人的力量。他们白天躲进山洞,夜里出来打鬼子炸炮楼。韭山洞内地形非常复杂,敌人不敢轻易进入洞内,后山出口处还有一条暗河,敌人不知道这里有出口。凶残的日军为了消灭他们,调来了一批又一批部队进行围剿。但是,日本鬼子一次又一次失败,很多鬼子和伪军进了洞就再也没有出来。

父亲带领战士们在洞口附近挖陷阱,架机枪扫射,日军对山洞地形不熟,他们死伤惨重。父亲和战友们利用韭山洞的地理优势跟日本鬼子战斗了一个多月,打死打伤日军数百人。还有一次在藕塘战斗中,双方都子弹打光进行肉搏战,父亲一人杀死三个日本鬼子,其中有一个是鬼子小队长,取得战斗胜利。

父亲在对敌斗争中“人快,枪快,刀快”令日本鬼子望而生畏,敌人恨透了父亲,给他起外号“杨小刀子”。这个威名是日本鬼子喊出来的,后来敌人只要听到“杨小刀子”这个名字,就闻风丧胆。于是,在各村庄及城门墙上贴布告,抓住或打死“杨小刀子”者赏大洋一千块。

后来父亲带领部队,在孙传家司令、罗炳辉将军领导下,参加了凤阳山战役、淮海战役、黄桥战役等等。父亲和母亲都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,终于迎来了革命的胜利!

新中国成立以后,父亲从部队回到定远县工作,后由组织调入淮南,先后在淮南市检察院、市建工局、两淮煤矿会战指挥部工作直至退休。

父亲和母亲经常严格要求我们,在任何岗位上都要遵纪守法、好好工作,今天和平安宁的生活来之不易,要热爱国家、建设国家、奉献国家。我要把父母亲的教导永远牢记在心头,一辈一辈传下去。

三伏天的午后,阳光像融化的金箔,流淌在每一寸空气里。蝉鸣粘稠,树叶低垂,连风也懒懒地蜷缩在树荫下,不肯动弹。世界仿佛被一层透明的绸缎包裹,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。远处的山峦在热浪中微微颤动,稻田里蒸起透明的波纹,连时间都变得黏稠而缓慢。

忽然,一声低沉的雷响自天际传来,恰似天空轻轻叹了一口气。云层开始不安地涌动,堆积,渐渐染上铅灰的色泽。起初只是零星几滴雨,温热地落在手臂上,若谁的手指轻轻拂过。而后便不管不顾了,只见屋檐垂下银线,沟渠泛起白沫。雨丝终于织成一张晶莹的帘,悬在天地之间。每一滴坠落时都曳着流光,似流星划过。

雨滴落在荷叶上,滚动、聚拢,又散开,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;打在青石板上,溅起细小的银花,转瞬即逝,却留下湿润的印记;敲在纸伞上,发出“嗒、嗒”的轻响,如同谁在耳边低语。风来时,雨丝便斜斜地飘摇,恍若被吹散的琉璃帘,将远处的山峦笼罩在朦胧的雾气里,轮廓模糊,犹如一幅未干的水墨画。

近处的竹林沙沙作响,翠绿的叶片承

接雨滴,又轻轻弹起。稍远处,花坛边的狸花猫舔了舔爪子,任由雨滴打湿胡须。它眯着眼,似乎这场雨只是为它准备的凉席。

池塘的水面被雨点击碎,涟漪一圈圈荡开,恰如无数个短暂的吻。一只白鹭立在浅水处,羽毛被雨水打湿,却仍静立不动,宛若一尊雕塑。偶尔,它低头啄一下水面,又抬头望向远方,好像聆听雨的心事。

雨势渐歇时,阳光重新从云隙间漏下来,在水珠上折射出细小的彩虹。草尖、花瓣、蛛网都挂着晶莹的水滴,犹如大地戴上了珍珠项链。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,湿润而清新,有如大地刚刚苏醒时的呼吸。那些挂在蛛网上的雨珠,轻轻颤动,仿佛随时会坠落,却又倔强地保持着完美的圆形。

睫毛上还挂着彩虹的碎影,云已急急收拢它的馈赠。三伏天的雨终究是吝啬的。未等人攒够那点凉意,云已收起了它的汗巾。如天空遗落的标点,它们终将蒸发,带着大地的记忆回到云端,等待下一次与人间相遇。这短暂的清凉,是天空写给大地的情书,用最晶莹的文字,在蝉鸣烧得滚烫的日子里,诉说最温柔的眷恋。



做一朵自在的云

熊聆邑

天刚亮的时候,我总爱趴在窗台上看云。它们浮在蓝天上,一动也不动,像被谁随手撒上去的棉花。风来了,就慢慢走,一点也不急。

云没有家。它今天停在山顶上,明天就飘到河面上。看见山坡上有群羊,就俯低了身子,好像要和羊儿说说话。羊儿抬起头,它又轻轻飘走了。不带走草叶上的露水,也不留下影子。有时候云会变样子。刚才还是条大鱼,摆着尾巴游过太阳身边。过一会儿,就散成几缕银丝,被风拉得老长。它不用记住自己原来是什么样,也不用管别人说它像什么。变来变去,都是自己愿意的。

下雨的时候,云就胖起来。它把所有的水都往下倒,哗啦啦,让干渴的田埂喝个饱。雨停了,云就瘦成薄薄的一片,贴在天上喘气。它不怕自己变胖变瘦,胖的时候沉甸甸地干活,瘦的时候轻飘飘地歇着。

傍晚的云最爱脸红。太阳要落山了,把金红色的光泼在云身上。云不躲也不藏,就让那些光在自己身上淌。等太阳沉到山背后,它又慢慢变回白色,等着月亮升起来。

云从不去想明天要去哪里。风往南吹,它就跟着往南走;风往北吹,它就掉过头往北去。路上遇见小鸟,就听小鸟讲地上的故事;遇见风筝,就陪着风筝多飘一会儿。分开的时候,也不说再见,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在天上遇见。

我常常想,做一朵云多好。不用每天早起,不用赶时间,不用担心说错话。高兴了就变个笑脸,不高兴了就哭一场。雨过了,天还是蓝的,自己还是原来的自己。

现在我工作间隙,就看看窗外,抬头看看天。云还在那里,慢慢悠悠地走。我也学着它的样子,深呼吸,让心里的烦心事像雾一样散掉。其实不用真的变成云,只要像云那样,该走的时候走,该停的时候停,就够了。

风又起了,天上的云开始赶路。它们没有目的地,却一直往前走。我低下头,继续忙碌起来。看着电脑屏幕上的报表、方案,指尖在键盘上游走,像云在天上飘,轻轻地,慢慢地。